

更年期的 幸福生活

中国唯一一部讲述中年女人心理危机与恐慌的小说

同名电视连续剧正在全国各地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

刘德濒 陈冬冬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中国唯一一部讲述中年女人心理危机与恐慌的小说
同名电视连续剧正在全国各地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

更年期的幸福生活

刘德濒 陈冬冬 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更年期的幸福生活 / 刘德濒, 陈冬冬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6.11

ISBN 7-5014-3881-1

I. 更… II. ①刘…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8393 号

更年期的幸福生活

著 者: 刘德濒 陈冬冬

责任编辑: 张 蓉
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BS.com

信 箱: qzs@qzCB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80 千字

印 张: 12.25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3881-1 / I · 1613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定 价: 26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(一)

在平海市农资局所有处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，邱茂林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好男人。这不仅因为他为人正直、办事公道、上下级关系都处得很融洽，还有一个条件更让他锦上添花，那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美男子的长相：一米八的个头，虽然年近五十，腰板却直挺挺的，跟跳芭蕾的小伙子差不多，再加上端正的五官，宽阔的额头，难怪有人叫他“濮老二”，也就是仅次于著名演员濮存昕的意思。

对于这个外号，邱茂林没有放在心上，有时别人当着他的面叫他，他也只是淡淡一笑，心想，随他们去，反正两个人有本质上的区别。人家是公众人物，一呼百应，“粉丝”遍天下；自己成天和农药化肥打交道，给农民办点实事，倒也活得自在。

这天，刘局长从北京开会回来，把全局在家的干部叫到四楼会议室传达文件。会议室不大，几十个人挤得满满的。邱茂林是处

长，本来应该坐在局长旁边，却因为有心事，故意选择了和局长对角的位置。

果然，刘局长正讲得来劲，邱茂林的手机发出了短信提示音。也许是周围太安静了，那声音显得格外清脆，以至于惊得刘局长停下讲话，朝他这边看过来。

邱茂林有些尴尬地抬起头看看刘局长，干笑了一下，然后才又低下头看短信。

手机屏幕上清楚地显示着：“邱处，她来了。万一她要闯进去怎么办？小谭”。

邱茂林一阵心慌，合上手机，故作镇静地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与会者，好在大家都在认真听着、记录着，并没有注意他。邱茂林松了口气，又朝刘局长歉意地点了下头，放下钢笔，蹑手蹑脚地退出会场。

一到楼梯口，小谭就急匆匆地迎过来。邱茂林四下看了看，压低声音问：“小谭，是上午打电话的那位？”

小谭点点头：“是她。刚才她来了电话，说她已经来了。我怕她直接闯进去找您，对您影响不好。”

邱茂林下意识地看看周围，问：“她人呢？”

小谭也用目光搜寻着，说：“要是没在这里，可能就在一楼大厅。”

邱茂林陡然变得紧张起来，回头朝会议室看了一眼，让小谭进去听会，自己加快脚步下了楼。他一口气跑到一楼，发现大厅里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一个人影。他仍然不放心，又走到落地玻璃窗前，向外面的院子里张望。

院子里车来人往，男的女的都有，只是没有他要找的人。不知

是感到失望还是如释重负，他深深地长嘘一口气，回身上楼去了。他并不知道，就在传达室的门后面，有一双女人的眼睛一直在追逐着他。

等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，那女子才从门后面走了出来。她看上去四十岁左右的样子，身段属于不必减肥就已经十分苗条的那种，只是瘦得有点过头，神情忧郁的脸上嵌着一对被黑色眼晕包围的大眼睛，目光中依稀藏着无望。

她一直望着楼梯口呆立了好久，才垂着头慢慢离开了。

其实，邱茂林在会上也已经心不在焉了。等局长的报告一结束，他跟着大家敷衍地鼓了几下掌，就匆匆回到办公室，夹起公文包头也不回地出了大楼。取自行车的时候仿佛才想起小谭在短信里说起的那个女人，随便向四周看了一圈，然后骗腿上了自行车。

更让他心里不踏实的其实是另一个女人，他的妻子宋家慧。这些天她的脾气特别怪，经常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考他，让他摸不着头脑。比如今天早晨，妻子突然命令他必须一下班就回家，说有比奥运会还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商量。邱茂林哭笑不得，但妻子的话他可以不信，却不敢不听，所以满口答应了。

正当他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往家赶的时候，妻子宋家慧也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好朋友马翎子家。马翎子正从洗衣机里往外取洗好的衣服，见她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，停住手问：“家慧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宋家慧一屁股坐在门口的椅子上，想说话，居然捋不上来气，脸憋得通红，冲她摆了摆手，大瞪着两眼直愣神。

马翎子被宋家慧盯得发毛，走过来推了她一把：“到底怎么啦？说话呀！”

宋家慧的眼睛这才转动起来，还现出几分羞涩，低声说：“我怀孕了。”

“啊？”马翎子吃了一惊。这回该她愣了，目光直直地望着好友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

她们俩是中学同学，当年被称为班里的一对美人坯子。如今二十五年过去，虽说风韵犹存，甚至被陌生人误以为只有三十出头，可毕竟都快四十五岁的人了，竟然还怀了孩子！在生育这个问题上并不是容貌可以决定的啊！

宋家慧看出了她的疑惑，忙从包里拿出一张化验单，指着上面说：“我不蒙你，你自己看看，尿检呈阳性……阳性。昨天上午取回来的。”

马翎子半信半疑地看完化验单，突然抬头对宋家慧坏笑一声：“嘿，你这二分地真好，四十多岁了，还长庄稼呢。”

宋家慧收起化验单：“你笑什么笑，我都快急死了。”

马翎子煞有介事地扶她坐下，忙不迭地为她打了一杯水，调侃道：“真急还是假急？别给我演戏了，我看你是偷着乐呢。”

宋家慧呷了一口水，忧心忡忡：“能乐得起来吗？前一阵儿我就感到不舒服，肚子发胀，一蹦蹦的，我想，可能有事儿了。果然，等一拿到化验单，差点没晕过去，也没敢去找医生问。你瞧那妇产科的走廊，全都是一帮小青年，就我一个老妇女，跟她们妈的岁数差不多。真要生孩子，那多丢人啊。”

马翎子想想，点点头，沉吟着：“你是不是不想要了？也是，咱们这把岁数不能跟年轻人凑热闹。依我看，要做，你就趁早，孩子越大越遭罪。家慧，你算日子了吗？”

宋家慧皱着眉头琢磨了片刻：“没这方面的经验，应该……两

个多月了吧？我这些天心里慌慌的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牵肠挂肚的。也真怪，这么丁点大的小东西，跟我就有感应……唉，翎子，你怀闪闪那时候，是不是就这样？母子连心，就是这种感觉吧？”

马翎子听出她想把这孩子留下，不免有些替她担心：“这你可得想清楚。四十多岁生产，高龄产妇，挺危险的。”

宋家慧突然情绪上来了，激动得直眨眼：“危险我倒不怕，科技发展到今天，总不会流血牺牲吧？我觉得一个女人孕育孩子的时候，是最光荣的，最神圣的。当妈妈是女人的天职，我活到四十多岁才找到感觉，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。”

马翎子无奈地笑笑，说：“瞅你那样儿，半疯似的，好像第一次生孩子。邱颂呢？那不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？”

宋家慧蓦地顿了一下，目光从马翎子的脸上移开，结结巴巴地回答：“他……颂颂他都二十了，小时候生他的感觉，早都忘了。再说了……”

说着，她脸上开始冒汗，一阵潮红泛起，不断地用手扇着风。马翎子觉得奇怪，探过身来要摸她的头。“家慧，你这是怎么啦？是不是想颂颂了？你对那宝贝儿子也太用心啦。一提他，看你紧张的，好像谁跟你抢似的！”

宋家慧掩饰地拨开她的手：“那熊孩子，现在人影都抓不着，盼星星盼月亮把他盼回来了吧，跟我三句话不合就吵，说话还贼难听，噎得我透不过气。哎，翎子，你怀闪闪的时候反应大吗？”

“大着呢，吃什么吐什么。”

宋家慧条件反射似的干呕了一下，眼里泪花花的：“邱茂林也真是的，那么大人了，一点都不小心。唉，你说，他们男人没心没肺，这不害人嘛。”

马翎子想安慰她几句，闪闪推门进来，看见宋家慧，说了声“阿姨好”，就一溜小跑进了卫生间，不一会儿就端着半盆水出来了。

马翎子惊讶地问：“闪闪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啊？”

闪闪把水盆放在马翎子脚旁，说：“妈，我们老师留的家庭作业，回家以后，给爸爸妈妈洗一次脚。”说着，抱住马翎子的腿，就要强行给她脱鞋脱袜子。

马翎子又惊又喜，嘴里却说：“这算什么作业啊？”

宋家慧一直感动地看着闪闪可爱的样子，她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，如果是个女孩子，那太妙了，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嘛！让邱茂林也感受感受“晚年”得子的幸福。

宋家慧忽然想起跟丈夫约好了下班就见面的事情，一看已经七点多了，连忙急匆匆地离开了马翎子家。

路过一家新开张的儿童用品商店，正好有红灯，她就在那里下了出租车，兴冲冲地直奔里面。

里面果然有不少新品，宋家慧眼花缭乱，觉得什么都新鲜。在一个孕妇专柜前，营业员笑盈盈地迎上来，热情地向她推荐一件看上去很一般的围裙：“这件衣服是防辐射的，像您这样的女士肯定每天都接触电脑，休息的时候难免要上网，这件最适用了……”

宋家慧第一次见到这种衣服，又不愿意丢面子，就装做很内行的样子，淡然回答：“这个我懂。可现在社会上假货泛滥，这么薄的布料，管用吗？”

营业员拍着胸脯保证这是真的，并当下借用了她的手机，用这种围裙包起来，然后，让宋家慧用店里的电话拨手机号。

听筒里传来接线员的声音：“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”

宋家慧暗暗惊喜，脸上却不表现出来，无所谓地说：“还可以。”

她挑了一件放在购物车里。营业员又向她推荐了一个带勺的小瓶，说这是喂水器，瓶子里的水每次只流出一大滴，这样不会呛着孩子，特别适合新生儿使用。宋家慧挑剔说出水口那么小的眼儿，会堵。营业员解释说，如果堵了，可以用针通一下。宋家慧立刻提醒她：“针多脏啊。”

营业员红了脸：“喂水器要每天消毒。用沸水煮三分钟就可以了。”

宋家慧冷冷一笑：“这个塑料东西，用水煮还不化了？”

营业员讲不出道理，固执地说：“不会的。”

宋家慧最恨这种瞪着眼睛说瞎话的人，当时就拉下了脸，教训道：“你上过中学没有？这小瓶加热就会变形，常识！唉，你们这些营业员，为了卖东西连唬带蒙的。做生意最讲究的是诚信，你多卖货，有提成吧？不能为了多拿提成，就欺骗消费者……”

那营业员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站在那儿傻傻地答不上话来。宋家慧的购买热情也被搅得无影无踪，连那件围裙也看着不顺眼了。

宋家慧一推开家门，就听见屋子里有修理卫浴的叮叮当当的声音。看来邱茂林已经回来了。她想给他一个惊喜，便故作保护胎儿的样子，两手护着肚子，脚步缓慢地走到卫生间门口，向里面探头张望着。

果然，邱茂林正在洗面盆底下拧水管，身边放着卸下来的水龙头、塑料盆等物品，乱糟糟的。他仿佛没有听到她回来，连头也没

有抬，继续干着。

宋家慧有些急不可奈，叫起来：“茂林，你出来啊！有事儿跟你说呢。”

邱茂林探出头来瞥了她一眼：“等会儿，马上就完了。”

宋家慧不容分说地将他拽起来，抱怨说：“这水龙头什么时候修不行啊？给你看样东西。”

邱茂林被她拉到客厅，顺着宋家慧手指的方向看去，见餐桌上放着一张化验单。他拿起来随便看了一眼，立刻有点紧张了，问：“去医院了？”

宋家慧有些兴奋，指指自己的肚子：“这里不好，长了个东西。”

“啊？”邱茂林更加紧张了，“你怎么不早说……”

宋家慧看着丈夫那个傻样，得意地笑了，她一把抓住他的手就要放到自己的肚子上：“实话告诉你，你又要当爸爸了。来，摸摸你的杰作，有成就感吧？”

邱茂林一怔，像过电一样将手迅速收了回来。宋家慧没注意到他的反应，继续幸福地叨叨着：“我这几天一直恶心，还以为是在吃什么不合适了，昨天下午才琢磨过味儿，是不是怀孕了？去医院一检查，果然！你摸啊！”

邱茂林再次把化验单拿起来，坐在椅子上，仔细地看了又看。渐渐，他的脸色变得难看了，眉头锁了个大疙瘩。足足过了两三分钟，他才抬起头，阴沉着脸问：“这单子，没搞错吧？”

宋家慧轻轻抚摩自己的肚子，幸福地说：“就算单子错了，这还有错？这孩子，在里面踢我呢！”

说着，她又要拉邱茂林的手。邱茂林躲开，顺势站起来，冷眼观察着她，不动声色地问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”

“好像是大上个月的下旬。”宋家慧边说边去翻台历，突然变了脸，“唉，那几天你是不是喝酒来着？我看过很多报道，怀孕的时候，丈夫喝酒，生下的孩子智力低下，要么就有先天性疾病。告诉你别喝酒别喝酒，你就不听，整天在外面应酬。你看着，孩子生下来要有毛病，我跟你没完。”

宋家慧一转身，发现邱茂林又进卫生间修管子去了，顿时火冒三丈，追到卫生间门口，朝着里面一通发泄：“你怎么回事儿，别人家的老婆怀上孩子都欢天喜地、又亲又吻，你那驴脸拉那么长干吗？不想要，你说话！”

邱茂林一声不吭地干着，气得宋家慧眼泪都出来了。想不到自己满心欢喜地把 he 叫回来，他却这么没良心！

这晚上她饭也没吃好，就躺到了床上。大概白天在班上太累，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依稀感觉到身边好像缺了点什么，一下子惊醒了，伸手在旁边一摸，发现没有邱茂林。

这可是很长时间没有过的事情了。宋家慧不由得一阵心跳，借着月光向客厅方向望去，看见邱茂林正坐在阳台上吸烟，烟头的火光一闪一闪，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。

宋家慧觉着奇怪，翻身起来走到邱茂林面前，问：“你不戒烟了吗，怎么又抽起来了？这满屋子都是烟，难闻死了。”

说着，她把阳台的窗户打开。邱茂林好像很烦她，把烟在烟灰缸里狠狠掐灭，随手拿起桌子上的报纸。

邱茂林很少占用上班时间办私事，但第二天他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去了一趟市医院。没有人知道他干什么去了，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，他神情沮丧，目光茫然，竟然忘记了骑自行车，步行回

到了办公室。

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，头疼病又犯了，用手使劲儿挤捏额头。一旁的小谭担心地问：“邱处，又头疼啦？”

邱茂林没搭话，本来就头疼，再加上心里烦，他不想说话。挤了一会，他索性解下自己的领带，缠在脑袋上，用力勒紧了，可还是不管用。小谭起身走过来，站在他身后，用手敲他的脑袋。

邱茂林这才感到松快了一些。小谭一边敲着一边问：“昨天没睡好觉？我看您最近总头疼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是到医院看看吧。”

邱茂林没有告诉他自己刚刚从医院回来，只是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，让小谭停下来，然后身子向后仰在椅子上，许多烦心事一股脑儿涌上了心头。

(二)

宋家慧和邱茂林闹了一夜别扭，第二天上班也是无精打采的。不巧的是，宾馆的总经理把她叫到办公室谈话，说旅游黄金周就快到了，让她挑头对全市餐饮业做一个整体规划，要详尽具体，而且可操作性强。

宋家慧有些为难，支吾着：“我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能力也够呛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恐怕……”

陈总一本正经地告诉她：“市旅游局的刘局长点了你的将。”

“哟，刘局长那么抬举我？”宋家慧觉得晕了一下，张嘴就来，“依我看，去年我们搞得不是挺好吗，继续执行原方案，万无一失。”

陈总连连摇头：“这可不像你宋家慧说的话。形势变了，要有新对策，这方面你是专家。小宋，你考虑考虑。明天市里召集各部

门开会，咱们宾馆你和我去参加，你好好准备准备，别让人家小看了咱们。”

宋家慧更加受宠若惊，立刻点头答应：“行，没问题！”

下班回家后，她什么也不顾，坐下来就开始查阅资料，准备草拟规划。刚刚理出点眉目，就闻到背后有一股浓烈的白酒味。她回头一看，只见邱茂林站在她身后，阴沉的脸上满是狐疑。

宋家慧吓了一跳，尖叫起来：“有病啊你？回来也不吱一声。”

邱茂林目光怪异地看着桌上的稿纸，问：“写信呢？写给谁呀？”

他说话的时候嘴里喷出一阵阵酒气，宋家慧厌烦地把脸扭到一边，用手捂住鼻子。邱茂林等不到她的回答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克制地说：“宋家慧，我要和你谈谈。”

宋家慧扭回头，手还捂着稿纸，反问：“你要跟我谈谈？好哇，我也要找你哪……可今天没空儿，没看我忙着吗？我要赶一份材料，你是酒足饭饱了，要是闲着没事给我弄点吃的怎么样？”

邱茂林愤愤地站了片刻，突然冷笑了两声，转身进了厨房。宋家慧以为丈夫被自己制伏了，偷偷一笑，继续埋头写材料。

此时的邱茂林已经被酒精刺激得一塌糊涂，他哪里是在做什么饭，而是在翻箱倒柜寻找什么。他终于摸出一把菜刀，拿在手里比划了两下，觉得不合手，扔在灶台上，又从橱柜里抽出一把更大的菜刀，掂了掂，觉得满意了，朝刀口上吹了口气，晃荡着身子直奔客厅而去。

他走过卧室的门口时，宋家慧听到了跌跌撞撞的脚步声，没有在意，只是皱了皱眉头。可是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听见房门口传来了“咚咚”的砍东西的声音，伴着响动，还有邱茂林含糊不清的骂声：“看见你我就来气……你挂、挂在这儿干吗？骂人？讽刺谁

呢？我把你起下来。钉得还挺结实，我就不信……”

宋家慧觉得不得劲：这深更半夜的吵得人家邻居还休息不？明明是找骂嘛！她连忙赶过来想制止丈夫，一看，原来邱茂林正在外面挥刀冲着门口“五好家庭”的牌子发邪火。他要把它起下来，由于酒精的作用，手不听使唤，菜刀把牌子砍得乱七八糟。

宋家慧又急又气，上前扭住了他：“好好的东西，你起它干吗？发什么神经？赶紧进屋。”

她不由分说地把邱茂林拉进屋，回手把门关上，愤怒地盯着他问：“在外面受什么刺激啦，二两猫尿就让你变成这样？”

邱茂林眼睛红红的，声音比她的还大：“我才没受刺激呢。我是恨我自己有眼无珠！我这人本事不大，唯一值得骄傲的是阅人无数，看人很准，这点我一直很自信。没想到，这回栽你手里了。四分之一世纪的日日夜夜，斯大林的身边睡了一个赫鲁晓夫！”

“谁是赫鲁晓夫？”宋家慧见他满嘴醉话，懒得理他，夺过菜刀，转身奔厨房去了。邱茂林不依不饶地跟在她身后，指着她嚷着：“你别走啊！这个事儿，你躲是躲不过去的。”

宋家慧还没见过他醉到这种程度，气得哭笑不得，耐着性子说：“我有什么要躲的？我是给你倒杯水，醒醒酒。”

邱茂林摇摇头，讥讽地说：“你不要转移视线。看来你是打定主意要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了？不怕丢人？”

这话深深刺痛了宋家慧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冲着丈夫大声嚷嚷：“你这还是人话吗？我丢什么人？难道女人岁数大了就不能生孩子？孩子在我肚子里，我要把他生下来。谁也别想拦着我！”

邱茂林一愣，仿佛酒醒了一些，傻傻的说不出话来。

宋家慧满腹委屈，声音都打战了：“这两天你抽什么风？不

错，我们过去是说好了，有邱颂，就不再要孩子；可现在情况变了，邱颂大了，我为什么要让这个活生生的小生命胎死腹中？这是我做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要抓住。”

邱茂林冷冷一笑：“别把自己说得跟圣母玛利亚似的！我告诉你宋家慧，你如果还想要这个家，就赶紧把这个孽种给我打了！”

宋家慧做梦也没有想到平时文质彬彬的丈夫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，气得眼前一黑，差点跌倒。她强打精神站稳身子，指着邱茂林的鼻子质问：“你说清楚，谁是孽种？”

她已经控制不住情绪，没等邱茂林答话，就猛地将他推了个跟头，连哭带骂：“邱茂林，你不是人，你混蛋！”

邱茂林挣扎着爬起来，不屑一顾地说：“孔子曰，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。可怜我邱茂林，一直还傻乎乎地为这个家奔命呢，还死心塌地地为入夫、为人父，过幸福日子呢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！”

宋家慧已经气得说不出话，下意识地护住自己的肚子，两眼瞪得圆圆的，愤怒地盯着邱茂林，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
邱茂林毫不回避她的目光，骂骂咧咧：“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好不好？瞅你那副可怜样儿，装出来的！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……”

宋家慧不再说什么，铁青着脸，快步回到写字台前，三下两下把桌子上的材料收拾起来，装进一个纸袋里，又随手拿了一件外衣，拉开门走了。

一股冷风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，邱茂林觉得脸上凉飕飕的。他没有去追妻子，而是双腿一软坐在地上。他感到寒心，为这个家寒心。

宋家慧一夜没有回家，邱茂林有些担心。两个人生活了二十多